



珠綴草蔓

陈早春 著



常經勞力又勞心
 田土為家耕耘
 揮汗成河收一斗
 拋下良田半瓶
 但求淡飯粥果腹
 何為虛名伴此身
 熱眼描斜視世界
 殘年耄耋踏古今
 閑吟 陈早春

菱華綴珠

陈早春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蔓草缀珠/陈早春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5.3
ISBN 7-02-004873-0

I. 蔓… II. 陈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0579 号

责任编辑:刘会军

装帧设计:李吉庆

责任印制:李 博

蔓 草 缀 珠

Man Cao Zhui Zhu

陈早春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1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0.75 插页 3

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·1-5000

ISBN 7-02-004873-0

定价 20.00 元



陈军长

这些文章大都构思或成篇在月黑星稀的夜晚。这时，万籁俱寂，大千世界似乎没有了生机，只有野蔓却在充分利用地气，酿造晶莹清叶的露珠。我国诗坛巨匠陶渊明有科目不属的花卉，更不算是山峻岭中的参天大树，只是野蔓的一缕蔓草。蔓草长无绝边、四边，地不分肥瘠，都有它的踪迹。它不与同类争享空间，无需人工侍候。它开花可供欣赏，也没有果实可饱口腹，只是无意地为大地点缀一点绿色，并为晨曦奉献自己身上的一点甘露。对此，古人吟咏道：“野有蔓草，露晞漙漙。”我心仪这野蔓上的露珠，就将书名叫做《蔓草露珠》，算是献身自珍吧。

这些文章，大都在报刊上发表过或即将发表，基本上传抄原貌，有个别篇改了题目。辑集时，大致以类相从，类中则以文章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。后面附有两组书信，它们都是品评或专门点评拙作的。写得草率随意，反为一般。评论文章附于其中，似可代做作者的序言或后记。在我看来，它们写得随意而实在，则一般

20 × 20 = 400

人民文学出版社稿纸

作者手迹

自序

十多年前，一位也算是相当托熟的同事，曾直言不讳地说我“只开花不结果”，至今也未知何所指。其实，我从未露过“尖尖角”，没开过花，更不用说结果了。

听说一位在国内享有很高声誉的作家，曾向我的同事为我抱屈过，说让我干那些杂事是“浪费人才”。意谓我是个“人才”，则更不敢当了。其实，我只能是个苦力，叫干哪行就干哪行。

写作这一行，从来就不是我的专业，不是领导分给我的任务，至今仍然如此。记得一九八一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时，在北京要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，而作为北京“三鲁”之一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因没有论文提供，不能与会，同志的心态有点不平衡，公推我去赶写文章争出一口气。既是赶写，就得占用一点工作时间，呈请社领导准假。领导批得相当干脆：“不准！”我只能开六个通宵的夜车，完成了一篇三万六千多字的论文。文章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刊物上发表了，也被这次学术讨论会采用了，因而争来了几个与会的名额，算是为大家争了口气。可是我却差点使自己断了气。写下文章最末的一个字，就晕倒在沙发上，半天起不来，可见干编辑这一行，得安

分守己，硬拼不来的。

俗话说：“木匠家里凳没脚，和尚家里鬼唱歌。”为人家做嫁衣裳的我辈大都难得为自己做几件好衣裳，当然天才例外，不是坐班的非专职者例外。但自己终究是个文字工作者，稍有空闲，就难免心挂挠钩，手也痒痒，时不时利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整天这点属于自己的时间，去涂鸭稿纸。开始是结合工作，在别人的文章里看风景，捡遗漏，写一些所谓学术性的论文，说得冠冕堂皇一点，是结合工作搞研究。领导也不好说什么，因为用不着他们劳神去审批请假条，肚子里的腹稿，B超也看不着。那时写作欲望极旺，计划写个三五本书，还为一大学率头领了个国家社科研究项目。可是正当此时，却被民选为单位头头，而且是个主管全面工作的头头。虽然三次打上门去，向主管机关请辞而未果，被赶着鸭子上了架。上了架就下不来，被烟熏火燎烤了十多年。好容易因年迈出炉了，结果可想而知。自上架之后，几乎终止了写作，一部已在刊物上连载了两年的书稿，不得不被自己腰斩了。

我是一介书生，自己尚且料理不好，怎能去管别人。所以这个头头当得很苦，还哪有写作的灵感，伏案的时间。加之自己是个死心眼，叫背犁就背犁，叫当驂马绝不当辕马。守著本分，心不旁骛，不会弹钢琴，不会抽空去种自己宅前宅后的那三分地。

我没有当过散文编辑，没有受过名家的熏陶，没能濡染散文的大千世界，原本就没想要写散文，更不敢以散文名世。后来也居然写了一些，这得感谢我所在单位的一些老编辑。他们除干自己的本行外，大都兼擅写作。一次，为宣传计，我为香港一作家的创作，写了一篇豆腐干式的文章，在香港某报发表了。自己写了也就忘了，没有留剪报。但有同事见到过，于

是劝我：“你太忙，大块论文没时间写，就抽空写点散文吧。你的评论文章写得像散文，耐看。”曾是我上级的一位著名诗人几乎一见面就劝我：“杂事少管些，多写点文章吧。”有一位早已退休的同事只要见到我发表的散文，就要犯职业病，给我来信，“奉告”他的审读意见。在他们的催促鼓励下，我也就断断续续写了些急就章。可是越写越不敢写了。散文似乎谁都可以写，但要写好的确很难。它是普普通通的萝卜、白菜，不是名厨，很难做出口味来。

当今写散文的人很多，据说流派也很多。中国人很注重招牌，就是卖点家常酒，也要高高地挑出个酒幡子。我写的这些篇什，也许不入流，因此也就无所谓派，只是对写的对象心有所思，潮有所涌，就写了，有无技巧，未曾追求过，因此也就不知道。

集中的大部分文章，大都是有关自己的心路历程以及亲情、友情的记述和回忆，是所谓回忆散文。人到回头看以往征程的时候，大抵是已进入生机不旺的暮秋季节了。“男儿本自重横行”，临到一步一回首去“临晚镜，伤流景”的时候，已是没什么出息的了。好在回忆过往时，抚摸一下已愈或将愈的伤疤，也是一种慰藉甚至乐趣。回忆是为了忘却，忘却是一种解脱或超脱。人之所以爱看悲剧，盖由于此也。至于回忆中自然要涉及到过往的人事，环境甚至时代的侧影，世事的痕迹。虽然时过境迁，大都是模糊不清而泛黄的旧影像，但不敢冒充时下看重的老照片。

除这类散文之外，还辑了一些随笔、杂文和书籍的前言后记等。古代武士讲究十八般武艺，木匠也得学会劈锯刨凿各行，并行行都会。唯其不会才试着去学哩。

也许是由于这些原因，这些急就章，居然还有些许读者，

特别是中学语文教师这个阶层的读者。记得我的散文刚发表十数篇时，一位曾是高中语文教师的北京广播电台的主持人，就曾两次将它们配乐广播过。最近我因外出，儿子还代我与一家音像公司签了一份将录制拙作的协议。听说某些篇章已选入中学教科书。

这些文章大都构思或成篇在月黑星稀的夜晚。这时，万籁俱寂，大千世界似乎没有了生机，只有野蔓却在充分利用地气，酿造满茎满叶的露珠。我自忖不是园圃中有科目可属的花卉，更不是高山峻岭中的参天大树，只是野地里的一缕蔓草。蔓草长在路边、田边，地不分肥瘠，都有它的踪迹。它不与同类争夺空间，无需人工侍候。它无花可供欣赏，也没有果实可饱口腹，只无偿地为大地点缀一点绿色，并为晨曦奉献自己身上的点点滴滴。对此，古人就曾吟咏过：“野有蔓草，零露漙漙。”我心仪这野蔓上的露珠，就将书名叫做《蔓草缀珠》，算是敝帚自珍吧。

这些文章，大都在报刊上发表过或即将发表，基本上保持原貌，有个别篇改了题目。辑集时，大致以类相从，类中则以文章发表时间先后为序。后面附有两组来信，它们都是品评或专门点评拙作的，似可代做名家的序言或专评。在我看来，它们写得随意而实在，对一般读者来说，也许较为实用。当然，其中难免有过誉之词，读者千万别上当。

目 录

1 自序

1 童子军装

——忆母亲

7 我的朋友

11 心 祭

17 父亲二三事

26 无情的父爱

36 六亲不认的小胖胖

41 送方方归国琐记

51 家乡的小桥

55 竹笋赞

59 “偷”的忆念

66 野孩子的野趣

73 我的文学缘

76 迫不得已的出风头

——“五七”干校生活点滴

- 87 知识的饥饿
——忆大学的开头两课
- 98 哑然失笑的痴情
- 101 书房的尴尬
- 108 牛汀掠影
- 114 追忆冯雪峰的晚年
- 140 漫忆包子衍
- 147 冯雪峰与我放鸭子
- 156 不像“长”和“家”的楼适夷
- 160 我的初小老师
- 168 我看君宜同志
- 177 回望雪峰
- 186 冷清地活着,又冷清地走了
——忆林辰同志
- 194 非师非友、亦师亦友的蒋路同志
- 204 不应遗忘的角落
——记张嘉兴老师
- 216 聊答李霁野先生
附:李霁野《几则通信》
- 227 说“小”议“大”
- 231 “名著热”的袭击
- 233 大师的教诲
- 235 造名术记略
- 239 会海无涯 何处是岸
- 241 论吃饭之难

244 人走茶自凉

248 乡 思

252 访台三愿

254 感受尼亚加拉瀑布

259 杜荃是谁

附：徐庆全《“杜荃(郭沫若)”
——惊动高层的〈鲁迅全集〉
的一条注释》

291 《英烈传》校点说明

295 致朱正

——奉《鲁迅传略》稿审读意见

303 《梗短集》编后记

307 《续英烈传》校点说明

313 《中国文史人物故事书箱》出版缘起

315 《冯雪峰评传》修订后记

附 录

323 王笠耘来信七通

331 张嘉兴来信

332 《陈早春·家乡的小桥》点评

童子军装

——忆母亲

在十三年前的一个春寒料峭的季节，我接到农村老家大弟拍来的告母“病重”的电报。电报并未要求我回家，但我凭直觉，断定这份电报就是噩耗。母亲病重已多年，折腾得总想安乐死，但她从未在儿女面前叫过苦，并不允许家人将她的病情告诉我。她说：“人总是要死的，何必连累活人！”她一生总是为别人设想，临死不变。我虽然断定这份电报就是噩耗，但仍存有一点侥幸心理，总想赶回家能见上她一面，为她送终。但当我赶入家门时，没有见到她倚门而望，热泪伴着盈盈笑脸的身影，只见堂屋中摆着已经封殓的棺材，棺材前点着一盏其光如豆的神灯。这时，母亲一生的辛酸史，夹着她对我的千般抚爱、万般期待，从我脑海中一晃而过。我尚未哭出声来，就瘫倒在棺材前，不省人事。后来虽然醒过来了，却卧病在床，在办丧事的过程中，没能采取任何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，更不用说尽孝心了。

自此之后，我没有回老家为母亲扫过一次墓，也没有沉下心来怀念过她。不是不愿，而是不忍和不敢：怀念是痛苦的，特别是怀念含辛茹苦一辈子的母亲。她出身贫苦的农家，早年丧父，十二岁作为家累卸给我父亲成为童养媳，大半辈子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，为了母爱，她要付出比一般母亲更高昂的代价。

时间能够冲淡一切，她离开我已十多年了，距离越来越远，才敢逐渐接近她、想起她。她生前的一些生活断片和细节，因某种触媒，冷不防地就从脑中浮泛了出来。

今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，有一家合资公司发给与会代表一张买高档西装的优惠卡。我因生活条件在不断改善，又时有应酬宾客和出国访问的任务，就持卡去购买了一件。在买西装的前前后后，不知为什么，我脑子里不时浮现出母亲为我制作“童子军装”的情景。由于这事不是太辛酸、难忍，我也就没有对自己的思绪下剪刀。

那是一九四七年，我正在青天白日旗下读高小，学校当局决定，每周例定设童子军操课，上课时必着童子军装。它既是体育课，也是操行课，县里还不时派官员来“督察”，学生非参加不可。我的服装一向是由母亲用大人穿破的衣服改作的，家中没有经济实力为我特作或专买这样的衣服，所以一直不敢向父母开口，只想蒙混应付过去。但学校“训育”老师已三次将我从童子军操的队伍中拉了出来，并扬言“如再不着装将开除学籍”。我怕丢了学籍，不得不请假回家向父母提出恳求。父亲骂骂咧咧数落了学校和我一顿，制装的事根本不予理睬。母亲却站在我一旁，先是向父亲说情，继是与他争辩，热战了两天两夜仍无结果。可我是不见衣服不去学校的，死乞白赖、横蛮无理在家里使性子、耍脾

气。母亲见我心事重重、心情沉重，就撇开父亲自作主张摸着我的脑袋说：“活人还被尿憋死！这事我包了！”她已拿定主意，决定向邻居借布，为我剪裁制作一套童子军装。

我知道，母亲在村里是个剪裁里手，她能量体裁衣，邻里不少大人、小孩子的衣服都是求她剪裁的，婚嫁的礼服更得求她这一高手了。但她只熟稔剪裁对襟衣、开襟衣、灯笼裤之类的传统服装，对中山装、青年装之类的新式服装，却从未缝制过，也很少见过。她应承制作类似中山装的童子军装，无疑是次迫不得已的冒险。

童子军装的布料是黄色的卡其布，次的也得用黄竹布。但这样的布料，在当时的穷乡僻壤中却是奢侈品，只有富裕家庭才有。农民家只有一色的家织布。这布是人工用纺车纺的纱线，往往粗细不匀，还间有结疤，然后使家用织布机编织，又往往厚薄疏密不匀，很不美观，但价廉耐用。母亲从不向富裕人家求贷，一怕狗眼看人低，二怕还贷不起，她向穷人家借来的只能是家织白布。为此，她再三向我表示歉意，要我“将就将就”。

母亲为找童子军装的样子来“依样画葫芦”，跑遍了整个村子。好容易在一家找来了一套破旧不堪的军装。这军装已面目全非，补丁叠补丁，样式模糊了，线路不清了，母亲将它翻来覆去，拎着端详，摆着端详，左比划、右比划，整整端详、比划了一天一夜，才敢下剪刀。

剪刀下去了，咔嚓几下，就听见她唉声叹气起来，原来她借的布，尺寸是可着我的身子量的，没有计算出兜布。裤兜还可含混过去，左右裤线上开两条缝，明有暗无的虚设，也是可以遮住人眼的，但上衣的四个兜都摆在明处，不好欺人耳目。母亲为此犯难，问我“兜能不能小一点”。我觉得

太难为她了，再说有聊胜于无，只要可以交差，能保住学籍就可，便说了声“行”。

母亲熬了两个昼夜，一针针一线线地缝了拆，拆了缝。她时而比着旧军装，时而比着我的身架子，终于大功告成，叫我试穿一下。农家没有大镜子，且眼不见为净，不管它。但母亲的眼睛却死死盯在上衣的四个兜上，不断地摇头。这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低头一看，才发现四个兜大小不成比例，且安置得不是地方，总之，显得极不协调，像是赘生的尤物，我不由得皱起眉头。

母亲为此不断向我表示歉意，也不断安抚我：穷人的孩子不要跟人家比穿着，要比志气，比学习。为此，她引经据典，这经典，有的是她亲眼目睹的，有的是代代口耳相传的，如“囊萤夜读”、“凿壁偷光”之类，总之，都是些苦学成材的典型。她在安抚我时，也发了不少牢骚。在她看来，学校搞童子军操，着童子军装，完全是瞎胡闹，学校除了操功课，还操他娘的什么军操；她还认为，衣服上裁那么多兜，也是瞎胡闹，对襟衣、灯笼裤，省料省工又舒服，人活着，何必自找麻烦……

母亲为制作童子军装付出的操劳，对我表示的歉意，进行的安抚，以及为此所发的牢骚，我很能理解。这童子军装虽然料不好，作工不好，但我不忍心苛求，好歹就是它了。可童子军装需要黄色的，而它的布料却是本色的，该怎么办？

我犯难，母亲却若无其事。她叫我上山采一种名叫黄珠子的野果。这野果我知道，是一种灌木果，里外呈黄色，棱状壶形，时当盛秋，漫山遍野都可找到。我遵命上了山，大自然对穷人是很慷慨的，不一会儿，我就摘回一筐这样的野

果。母亲将它们捣成烂泥，滤渣过汁，按她熟知的比例兑了水，和童子军服一起熬煮，边煮边搅拌。待到一定的火候，取出漂洗，一件本色的童子军服就成黄色的了。她还边染边传授给我有关这方面的知识：染青色的用什么野果，染蓝色的用什么野果，掌握怎样的兑水比例和火候，说来如数家珍。原来这些都是她作为家庭主妇的主要课业，全家人所着的新装，都是经她手着的色。

待童子军装上色晾干，我就赶回了学校，在例行的童子军操课上，我穿上母亲缝制的衣服，终究“着装”了。老师一声“立正”，我昂首、收腹、挺胸、并膝、眼睛平视前方，动作做得很规范。但当“向左看”一声令下时，我感到后人不是在看前人鼻端，而是人人都探头探脑地看我，浑身很不自在。临到“稍息”令下，队列就乱了，有交头接耳的，有掩嘴葫芦笑的。我意识到他们在笑我、说我。这时，我只能耷拉着脑袋，胸挺不起来了，四肢酥软了，动作跟不上号令，左、右、后转总是弄错了方向，老师不断地训斥我，上前手脚并用地纠正我的动作。我越怕招人注意，越是成了大家注目的焦点。有时，老师还将我叫出队列，要我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将所学过的动作重复一遍、两遍，甚至无穷遍。我觉得他在恶作剧，是在当众出我的洋相，出我母亲的丑。当时，真恨不得手中有一杆枪，由童子军变成正规军，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！

那时，上一次童子军操课，我就要登台献一次丑。我出丑固然是童心所受的凌虐，但连及母亲的尊严所受的侮辱，是最不堪忍受的，所以每逢假日回家，从不忍在母亲面前提及童子军装的遭遇。

也许是国民党军队在内战场上的节节溃败，对自己来日